

中世纪的历史上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它始终是侍立在封建所有制身旁的一个附庸。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小农经济虽然不能构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它却是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物质基础）。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是由无数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的，不仅全部的农民经济由耕种小块土地的、使用简陋生产工具的小农户来经营，而且地主的土地，包括所谓“大地产”和“大庄园”，也都由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来耕作，实际上“大地产”、“大庄园”仍是许多个体生产的简单组合。所以正如经典作家所说的，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几乎全部财富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业主生产的”（《列宁全集》第二卷，73页）。“小农民经济与独立手工业经营二者，在某程度内，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论》第一卷，401页）。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小农经济就没有农业生产，就没有古代的物质文明，从而也就没有灿烂绚丽的古代文化。然而我们万不可把物质基础与经济基础混为一谈。1949年毛主席在分析我国土地改革后的经济

情况时说：“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将是分散的个体的。”“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432页）。就是说，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我国的经济基础完全变了，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些古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却可以继承下来。这就说明，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是不同的两回事。这是不能混淆的。如果混淆两者的区别，就可能在探讨某些问题时不自觉地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也许这是我们过去把小农经济看作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因所在。

（注）《诗经·魏风·十亩之间》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谓“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周礼·大司徒·职文》说“不易之田，家百亩”。这是农业奴隶经营小块土地的说明。所谓“周人百亩而彻”、“公事毕然后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首鼠两端”试释

王树功

高中语文四册《甲申三百年祭》，对“首鼠两端”作如下解：“首鼠两端也作首施两端，比喻进退无据，瞻前顾后，迟疑不决。首鼠，首施都是首尾的意思。”

据旧《辞源》注：“首鼠，一前一却也。”并引证宋陆佃撰《埤雅》一书云：“鼠性疑，出穴多不果，取持两端者，谓之首鼠。”这大概是解释“首鼠”的最早依据。但该书又在另一处写道：“按后汉书邓训传作首施两端，又西羌传作首尾两端，然则首鼠者，当时方言，不尽如《埤雅》之说也。”

我认为“首鼠两端”中关键是对“鼠”字的训释。对于这个问题闻一多先生在《诗经新义——二南》中同意王引之的看法，认为《正月》中的“鼠忧以瘳”，瘳训病，则鼠不得复训为病，鼠与忧连文，鼠就是忧。

《雨无正》中“鼠思泣血”，郑笺谓：“鼠，忧也”，鼠思也就是忧思。《江有汜》中“其后也处”的处，亦当读为鼠，训忧。他还认为，造成这种通假的原因是“病有匿义，处亦有匿义，……故病亦谓之处。处鼠音同，因之处于或假鼠为之，以其为广名，又加广作鼠。”

由此可见，处、鼠、鼠三字相通假，互训为病，为忧。“首鼠两端”即“首处两端”，亦即“首忧两端”。准此，《辞源》以为“首鼠”为“当时方言”也就有着落了。此外，还必须指出，“首鼠”即首处，首忧，是主观上的心理状态。这里的“鼠”与老鼠不发生直接譬喻关系。“两端”是“忧”的对象，而不是“首”和“尾”的两个头。所以“首鼠”与“首施”“首尾”也不是同一概念。